



深度解读



穿越故乡的心灵叙事

莫怀北

新近荣获赵树理文学奖文学新人奖的张象，其短篇小说集《外省青年》（北岳文艺出版社，2023年8月出版），每个故事都很耐读，字里行间弥漫着迷人的文学色彩，很容易让读者共情。故事与故事并不孤立存在，它们连缀在一起，共同蕴含着一个母题——当代青年在时代逻辑与异乡背景交织下的心灵叙事。10个故事讲述的是被城市化漩涡席卷的一代青年人，被时代浪潮驱赶着奔赴不同的城市，在异乡寻找栖身之地和精神居所的过程中，所经历的心灵碰撞和情感突围。具体到不同的主角个体，既是曲折的奋斗史，也是绵长的心灵史。

《外省青年》分为三个小辑：“酒店故事”“公关野史”“贵圈往事”。每一小辑都从故事发生的环境开始，延伸到故事的起承转合与人物的细腻特写，兼具故事性与艺术性，呈现出流动的、辗转的生活轨迹和精神路径。张象在有限的短篇架构下，以利落的笔法和饱满的叙述，巧妙地将各色人物的职场奋斗、情感羁绊和理想求索编织起来，让每个故事都浑然一体、张弛有度。

第一辑“酒店故事”中，作者从酒店出发，将酒店这个暂居之所作为“充满变幻、事态反转的机关枢纽”。

《异香》讲述了主人公循着香气寻找“林玉玉”——一个与“我”一起离开故乡到北京打工的发小的故事。她凭借生存本领，不甘于做酒店保洁员，竞聘成为保险公司“白领”后，却突然销声匿迹。“我”猜想着她误入传销组织，自己又误闯派出所，在偌大的城市里似乎到处都有她的气味，但是遍寻不着，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。“怀着失望和忧惧”寻找“林玉玉”，也是在找寻身份认同——一个异乡人是否真正融入都市生活的确凿证据。

法国思想家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说过：“当我们通过爱、友谊、愤慨、同情承认他人生命的价值时，我们的生命就是有价值的。”张象通过《外省青年》，努力追寻那些曾经诗意无限却已然消逝的美好时光，其间有真挚朴素的怀乡之情，有曾为少年的浪漫情怀，还有对正在被岁月磨灭的种种物事的深情挽留。可是，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似少年游。

关于萧红，我们最熟悉的标签，始终离不开“二萧之恋”“鲁迅提携”“31岁早逝香港”。这些叙事反复叠加，让萧红本人逐渐模糊。鲁迅文学奖得主张莉的新作《她走过无数人间》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25年12月出版），正是要撕碎这层固化印象，将真正的萧红还给读者。

这本随笔集，更像一封写给萧红的长信。全书以五章篇幅，逐篇解读《生死场》《商市街》《回忆鲁迅先生》《呼兰河传》与萧红书简，全无学术著作的枯燥，而是以“陪伴萧红再活一次”的温情，重构她独立的生命与文学世界。

书中最振聋发聩的观点，直指萧红叙事的核心困境：萧红离世后，萧军为两人书信所作的注释，始终带着居高临下的姿态，以自身视角定义萧红的才华与价值。张莉直言，自己写作的初衷，便是“把萧红的声音从萧军的注释中抢救过来，把萧红形象从萧军的话语逻辑里夺回来，使萧红成为萧红，成为她自己”。这不仅是一次

第二辑“公关野史”里，有代笔枪手、情场高手，有都市白领、内衣女郎，如作者言，“都是公关行业的闯入者”。

《黄昏鸟》中的“老枪”，颇具大哥风范，干着“枪手”的活计，却怀揣着纯文学作家的理想，在文案策划、产品推广、商业引流和明星代笔的各种行当里做得风生水起时，又毅然经营文学，只身远赴西藏。当“我”正为婆媳矛盾焦灼难安之际，“老枪”蓦然现身家门口，逗留数日后，于月光下握手作别，此后杳无音讯。这样的场景，让我想起大学时代相交甚笃的一个朋友，性情粗犷豪迈，且文艺范儿十足，毕业之际将自己的吉他留给我，同样去了西藏追求文学理想，也同样最终断了联系。

第三辑“贵圈往事”，包含三个故事，写作逻辑是“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对立”，精神底色是“异乡与故乡的情感悖论”。

《林中火焰》把故事的线索由深圳拉回太原，“妻子”得了不会做梦且头痛的怪病，由起初对深圳的不适转为对太原的不适，最后随着“我”渐渐增多的陪伴，用情感这剂解药，逐步摆脱了童年原生家庭的痛苦记忆，走出了内心的“密林”，重新开始做梦。这个故事直面当代人的精神困境。

《黑戳》是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压轴之作，贯穿其中的是故乡风土、人间至亲和社会厚黑，并立存在的还有玩世不恭的感情、深深隐藏的事实、被普遍认同的误解，似乎每个人物都牵出一条故事线索。在生产黑金的故乡，“我”印象中院里种着枣树，如今却是满树梨花，记忆的偏差仿佛一道鸿沟，阻隔了父母姐弟之间的情感交流。小说的意义，在讲述，在发掘，也在唤醒。“我”与亲人、故乡、城市的种种疏离与纠葛，是事件的对立与冲突，也是情感的妥协与和解，十分耐人寻味。

在《外省青年》这本书里，新的城市仅仅是立身之地和栖身之所，旧的故乡才是精神原乡和叙述内核。借着著名作家、山西省作协主席李骏虎为《外省青年》所作的序言，我想说，如果你已经把灵魂留在故乡，无论走多远，都有一双手为你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穿针引线，完成独属于你自己的心灵叙事。

我的阅读

陪伴萧红重走漂泊路

贺源

文学解读，更是一场对萧红主体性的救赎——挣脱他人的讲述，回归萧红自身的所思所感，还原她在饥寒、漂泊与苦难中执笔写作的本心。

在对《生死场》的解读中，张莉让读者重新认识了24岁的萧红。过往作家避之不及的苦难与屈辱，被萧红原原本本摊开在纸上，这份不回避、不粉饰的“诚与真”，是她最珍贵的写作底色。张莉评价，这绝非世人眼中的柔弱，而是一个年轻写作者直面生命真相的“勇猛”。

解读《商市街》时，张莉的视角依旧温柔而锐利。这本书记录了萧红与萧军在哈尔滨的穷困岁月。但张莉看到的，不是一个依附爱人、楚楚可怜的女子，而是一个“用笔为自己作证”的

写作者。萧红记录等待爱人归来的夜晚、独自挨饿的委屈、寒夜里的无声落泪，不是单纯地诉苦，而是以女性的细腻，留存下一个年轻女子在世间最真实的遭遇与情感。

在最后一章重读萧红书简时，张莉逐字品读她写给萧军的信件，试图贴近每一封信背后萧红的心境，猜测她落笔时的期待与不安。这样的阅读，早已脱离冰冷的研究，而是以文字陪伴萧红重走漂泊路，再历那些等待与煎熬。

书名《她走过无数人间》，源自萧红本人的文字。张莉诠释，这并非单纯的物理迁徙，而是颠沛命运赋予的生命厚度与传世经典沉淀的文学重量。萧红的一生，从呼兰到哈尔滨，从

作为上班族，我的生活曾是教科书式的“两点一线”：朝九晚五的通勤填满晨昏，琐碎的家务缠绕闲暇，陪伴孩子的时光温馨却也占满了剩余空闲。我时常在深夜，望着窗外的城市灯火，心里掠过一丝空落：这样的生活，似乎少了点能滋养心灵的养分。去年一个寻常的午后，偶然间遇见了太原自助图书馆——这个立在家门口的知识宝库，竟悄然改写了我的生活节奏，让平淡的日常绽放出温润的光彩。

还记得第一次点开太原自助图书馆App时的惊喜，像无意间推开了一扇虚掩的门，门后是浩如烟海的书籍世界。无需奔波图书馆，不用受限于开馆时间，只需指尖轻轻一点，各类书籍即日便送到手中。这种触手可及的便捷，让我重新拾起了搁置多年的阅读习惯。

读书渐渐不再是打发时间的消遣，而成了与智者对话、与自我对话的方式。杨绛先生说：“用生活所感去读书，用读书所得去生活。”这句话成了我阅读路上的灯塔。曾经觉得晦涩的文学理论，在与工作中的沟通协调碰撞时，竟让我读懂了“共情”的深意；那些看似枯燥的心理学原理，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，化作了消解育儿焦虑的温柔力量。

阅读故事

阅读重塑我的生活

孙达

阅读的种子一旦种下，便会在生活的土壤里悄悄生根发芽。我开始尝试把阅读融入家庭时光，让书香成为我和孩子相处的纽带。

记得去年的一个周日，我和孩子去省图听薛海波老师的“枭雄刘备的一生”专题讲座。看着孩子挺直的身子、专注的眼神，我深感欣慰。散场后，孩子对我说：“爸爸，我想看《三国演义》，我还想了解三国里的其他英雄好汉。”于是，我们便从图书馆借回了青少版的《三国演义》。夜晚的台灯下，我读，他听。读到“桃园三结义”，他眼中闪着光，说“友情就该是这样”；读到“关羽千里走单骑”，他捏紧了小拳头，为那份忠义屏住呼吸；读到“诸葛亮病逝五丈原”，他沉默很久，然后轻轻叹了口气。阅读，正悄然为他推开一扇观察世界的窗，历史人物的智慧与品格，开始融入他稚嫩却日渐丰富的思维框架里。

在阅读的浸润下，我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安静的读者，心里渐渐萌生了分享的念头——好的书籍就像一束光，不仅能照亮自己，也能温暖他人。如今，我常常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阅读心得，也会向身边的同事、朋友推荐我读过的好书。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的分享而走进阅读、爱上阅读，我心里满是成就感。从独自阅读到与人分享，我在这个过程中打破了自我的小圈子，也让书本中的智慧，通过更生动、更鲜活的方式，在更多人之间流动。

青岛、上海至香港，始终在逃难、漂泊，终其一生寻找一方安书桌桌。31年的生命，承载了远超常人的风雨坎坷，却从未让她的文字坍塌，反而在苦难中愈发坚韧。

张莉在后记中写道，这本书酝酿10年、写作4年，数次推翻初稿，只因怕辜负萧红。这份敬畏，让全书充满温度。她不把萧红当作研究标本，而是以平等的视角，将自身生命经验与萧红的生命体验相互映照，让被遮蔽的萧红重新发光。

读完这本书，你便会懂得，萧红从来不是谁的前妻、谁的弟子、谁的情人，她只是萧红——一个走过无数人间风雨，始终以笔为光，从未被命运与世俗改变的独立写作者。风雪中执笔前行，眼底永远藏着不灭的光，这就是最真实的萧红。

